

文／黎振君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

客家義民祭典與 神豬文化的觀察（下） 神豬儀式的是與非

神豬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？

年輕一輩或是所謂知識階層，對於神豬文化的存在提出不少質疑，尤其在強調科學理性以及動物保育的主流社會價值觀之下，使得神豬文化出現爭議。

然而文化原本就具有可變性及延續性，若能透過符合現代社會需求的方式，融合傳統與現代，則能賦予老傳統新生命。



有關神豬競賽是否合宜的爭論，其實早在日據時期就已經被討論過，例如在鈴木清一郎所著《台灣舊慣習俗信仰》中，就把台灣民間諸多習俗稱之為陋俗及弊風。

在台灣經濟起飛之後，宗教活動及民間信仰更為蓬勃，卻也出現形式化與空洞化的問題，以神豬競賽來說，儘管每年打等的神豬重量屢破紀錄，但是卻多半委託專門飼養者餵養及照顧，使得以往神豬與家庭之間形成命運共同體的關係愈來愈淡，神豬競賽也似乎變成展現財力及爭面子的活動。

陋俗？弊風？有待商榷

台灣人類學家李亦園早在民國74年舉辦的「民間宗教儀式之檢討」研討會中，即提出幾個民間信仰的核心問題，包括有關浪費的問題。他認為，競賽具有促進增產比賽的意義，與現代工商社會以消費促進生產有類似的功能，而且殺豬公僅1年或數年1次，是否屬於浪費，其實是相對的說法，甚至他認為，台灣民間宗教具有強烈的功利主義色彩，「如果把民間信仰看作是近年經濟發展的一項原動力，我們對於浪費與否的問題就有不同層次的看法了。」

另外，從宗教及動物保護的觀點來看，拜神時大肆殺生，或是以強迫灌食方式飼豬，並在宰殺後將豬的屍體公然展示，實在不符合宗教仁愛萬物的宗旨；但是如果從因果關係論來看，這些牲畜此世之所以做牲畜，是因前世的果報，牠們生來就是要被人宰殺，待來世轉化為人，而且在宰殺拜神的牲畜之前，人們會以慎重的儀式表示敬意，例如發豬儀式，除了希望殺豬的人家發達，也希望這頭豬結束牲畜的生命後可以轉世投胎為人，對於祭祀者來說，這

是對神明最誠意的表現，也是對牲畜的敬重，因此很難說這是否為虐待動物。

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，就是改革的執行方式。因為宗教儀式牽涉的是整個信仰的象徵體系，想要改變是難上加難。李亦園認為，要廢棄這些儀式中的象徵物，必須有類似法則的其他象徵物來代替，其完成轉移代替才較容易成功。而儀式改進最有效的方法，就是透過示範來推動，特別是由素負聲望，受人尊敬的機構或寺廟來做一些示範的儀式活動，透過示範讓信眾在有意無意間模仿，這樣的效果最自然也最長久。

融合傳統與現代，神豬再現新意

近幾年我們可以看見創意神豬大賽的出現，由社團及學生製作的創意神豬，保留了神豬競賽的形式及精神，只不過換成以各種回收廢棄物做為材料，賦予神豬比賽環保的現代意義。不過顯然創意神豬無法完全取代真正的神豬，因此目前多半採取兩種並行的方式，傳統與創新正處在交替之中，如何尋找出在大家心目中足以媲美神豬的替代品，又能表達對神明的誠心，值得思考。

就社區來說，神豬比賽之所以能夠如此盛行，有其背後支撐的社會條件，在台灣農業逐漸轉型之際，神豬競賽還能保留下來，實屬難得；15大庄的輪值祭典，充分表現社區的生命力與自



主性，輪值的祭典區以村里為單位，各村里均設有祭壇，負責人員及組織都相當清楚，而且每家每戶均自動出錢出力，透過15年1次的祭典，社區所有成員彷彿經歷了一場生命的儀式，不但傳承了文化的經驗，也讓社區動了起來。至於神豬競賽，如能轉換成生活環境、文化傳承、產業發展的競賽，或許更能符合現代意義。

就客家族群而言，神豬比賽流傳百餘年，已成為客家人的傳統，不過神豬競賽源自農業社會的產業背景，養神豬也與客家人的生活密切相關，如今台灣養豬產業大不如前，在產業轉型以及社會需求下，專業的神豬養豬場應運而生，透過專業化的經營管理方式，飼養神豬已經成為一項專門的職業，傳統產業並非消失，而是以不同的面貌呈現，在面對WTO及全球化的趨勢，客家人的文化及產業勢必也要有所轉型。

三



發行：財團法人
獸醫畜產發展基金會

推動台灣獸醫畜產發展的手

定價：300元

- 四十五年畜牧生涯回顧(汪國恩)
- 台灣養豬事業的昨日、今日與明日(余如桐)
- 台灣養豬的回顧(謝祖澄)
- 台灣獸醫畜產界一位傑出耆老(李崇道、林再春、朱瑞民)
- 我的回憶(邱仕炎)
- 家畜防疫與我(李太珍)
- 台灣獸醫畜產業界之三大貢獻(林再春)
- 訪總統府國策顧問黃崑虎先生(訪問撰文/陳秋麟 校稿/施義燦)
- 李良玉教授(黃慶榮)
- 訪台大獸醫學系名譽教授沈永紹博士(黃詠琳)



豐年社

台北市溫州街14號
郵撥00059300財團法人豐年社
郵購另加掛號郵資60元
電話：02-23628148分機30或31
傳真：02-83695591
地址：台北市溫州街14號